

# 透过戏剧去触摸跃动时代脉搏的中华文化

## ——我亲历的两岸戏剧交流那些破冰之旅

口述/林恺 整理/本报记者 修菁



## 两岸暨港澳青年 沉浸式感受历史文化

本报讯(记者 修菁)京港澳青年沉浸式交流体验活动13日在北京举行。逾40名两岸暨港澳青年走进石景山区,参观法海寺、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京西五里坨民俗陈列馆等地,沉浸式感受历史文化。

始建于明朝年间的法海寺,地处翠微山麓。在绿树掩映下,青年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了解法海寺历史沿革、保护修缮等情况,并在大雄宝殿中近距离观赏了明代壁画。惟妙惟肖的人物造型、精湛的用金技法,令青年们啧啧称奇。

从事医药行业工作的台湾青年林淑珍,来到北京逾10年。她告诉中新社记者,法海寺的壁画保留得非常完整,从中能感受到当地政府部门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专业和用心。此前曾参观过敦煌壁画的她还表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希望全社会能继续加以传承,让更多年轻人认识。

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采用数字化手段还原法海寺壁画真迹,并对壁画细节及背后故事进行解读呈现。青年们在此沉浸式感受“动起来”“活起来”的壁画,领略古代工匠的绘画智慧。

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澳门青年吴晨浩,对利用数字化技术还原壁画的做法很是认可。他表示,借助科技让文物“复活”,可以激发年轻人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很多文物展览比较枯燥,结合观看数字展览会有更深感受。

走进京西五里坨民俗陈列馆,古朴静谧之感扑面而来。陈列馆展出大量民众生活、生产用品,生动展现了当地民俗风情。青年们身穿中华传统服装,在此开展《探索历史脉络 汇通天下》沉浸式剧本体验,感受面塑、剪纸、皮影等非遗魅力。

在面塑艺人协助下,香港青年李震庭制作完成了一只俏皮可爱的兔子。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他表示在制作过程中,能够体会到老一辈手艺人的不易,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及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核。

“历史也是一种记忆,如果年轻人对历史没有了记忆,历史文化的保护就会变得无源之水。”李震庭说,借助“剧本杀”等更贴近年轻人生活的活动展示历史文化,相信有利于让年轻人认识并传承历史。

## 两岸携手弘扬 青草药文化

本报讯(记者 熊宁)悠悠药草香千年,闽台携手共弘扬。4月23日,首届“闽台青草药”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办。福建、台湾等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首次就“闽台青草药”这一民间保健医药体系展开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和学术探讨。

据了解,闽南青草药是闽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传承神农尝百草、黄帝内经等中原南传的中华医药基础之上,融入了对闽南天候地气生物生态的认识,由闽南医祖保生大帝所开创。经世代传承,不断丰富,形成了包含诊、药、术、智、德的闽南青草药文化。其后又随闽南人到台湾、南洋随之传播,成为所有闽南人所共同拥有的青草药文化。2022年,“闽台青草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台湾地区将青草药用于养生、饮食非常普遍,各家的院子、阳台也都会种植。”台湾台南文化协会副会长郑道聪在此次活动上和与会者分享,并希望两岸专家学者的研究能为“闽台青草药”提供更加准确信息,为民间、企业所用,这对发扬、传承“闽台青草药”大有裨益。

在厦门台湾会馆介绍,台湾的青草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变化,一些医生将青草药进行创新,推出枸杞咖啡、青草啤酒,这些产品年轻化,很受年轻人喜欢,青草药的传承与创新是两岸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晓峰认为,福建、台湾都有着悠久的青草药文化,闽台青草药文化见证了两岸人民相互扶持、良性互动的一个历史过程。“青草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承载中国传统医者仁心爱人、济世救人的精神,我们可以通过加强青草药文化研究和交流,进一步丰富闽台交流,两岸共同携手将青草药文化、青草药产业做大做强。”林晓峰说。

## 融在大家DNA里的东西

将北京曲剧成功带到台湾的戏剧舞台后,我继续频繁来往大陆西南北中,扎进各地的演出剧场,又把黄梅戏、评剧等多个大陆剧种的近百出好戏带到台湾。后来北京曲剧团搞曲剧《茶馆》100场纪念演出,我也受邀参与了策划工作,至今我还与院里的一些老领导和演员保持着友好联系。

两岸音声断绝40多年,由文化交流重新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灵距离,两岸戏剧界的交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这些“引进”工作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两岸官方在通关放行人力配合上,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营收完全是市场行为,也能让我持续地引进台湾各种高水平的演出,这从一个方面也有力说明台湾观众真爱中国戏曲,这是融在大家DNA里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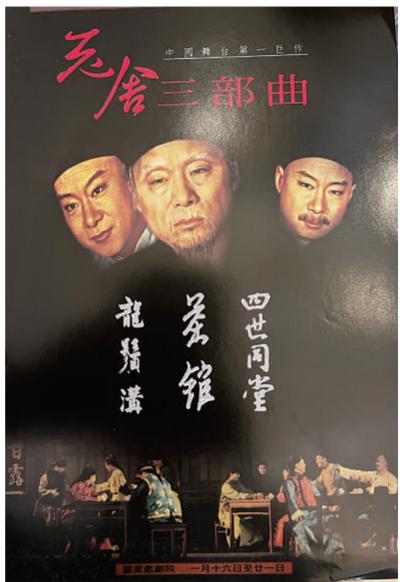
不过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因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的刻意阻挠,两岸戏剧交流脚步放缓。在我看来,两岸戏剧交流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我们不要只把大陆成熟的剧目带到台湾,还要让台湾民众看到大陆在新时期对戏剧的各方面探索和尝试。两岸戏剧人也有更多对交流的窗口和平台,让两岸的戏剧制作人、创作者更多地“看见”和互鉴,这对十分钟爱戏剧舞台的我,才是过瘾又乐此不疲的事。两岸戏剧、戏曲乃至文化艺术的交流奉献自己的光与热。

(口述者系中国剧协会员、台湾戏剧制作人)



为让台湾观众进一步了解老舍话剧,2000年12月出版的《红剧场月报》刊发舒乙先生的文章。(林恺 供图)

“从1992年到2023,我经历了大陆、台湾两岸戏剧交流勃兴的30年。十分渴望与两岸戏剧戏曲人一起,继续为推动两岸戏剧、戏曲乃至文化艺术的交流奉献自己的光与热。”——林恺



2001年1月,北京曲剧团在台北中正文化中心连续一周演出了老舍的《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三部作品。图为演出海报。(林恺 供图)

态来描述北京,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北京曲剧。在北京曲剧的舞台上,你能想到的走进北京一家传统馆子的样子,伴着八角鼓和单弦的伴奏,北京曲剧的舞台可以生动地展现给观众。任何一个没到过大陆的台湾观众不需提示器,完全能听懂并浸入到极具京城气息的剧情中,去感受现代北京城的样貌。但如果演一段传统的京剧,比如《四郎探母》,台湾观众能感受到的是演员唱功了不得、身段很厉害,却不能直接触摸到京城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这也是我一直努力和倡导做的,要把新生的、活泼的、具有当下时代性的大陆文艺作品带到台湾的戏剧舞台上。

## 老舍《三部曲》来了

基于想让台湾观众更多了解北京地方文化和新中国政权建设带给大陆百姓生活的变化,最初我和北京曲剧团商定,来台演出的剧目是《龙须沟》和《烟壶》。这两部剧都是北京曲剧团用心

打磨的两部戏,我在北京第一次看这两部戏,即对这两部戏能被台湾观众喜爱充满信心。但遗憾的是,由于老舍的左翼作家身份,其作品在台湾长期被禁,所以在向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报送演出剧目时,这两部剧也没有获准,所以我们只能紧急调整方案,在公演前一个月将入台演出剧目由《龙须沟》换成《杨乃武与小白菜》。

为了向台湾民众推荐北京曲剧这一对他们来说陌生的新戏剧形式,我邀请了60余位彼时在台湾文化艺术界较有影响力 and 市场活跃度的人士,请他们为演出录制或撰写推荐语。1997年互联网在台湾也才刚刚兴起,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线上传输影像也是不可实现的事,所以我就把《烟壶》拷贝成录像带寄给他们。让我欣慰的是,很多位推荐人认真看过录像带,写来了非常真挚的推荐语。时任台北文化局局长、知名作家蔡诗萍写道:

“传统文化在文化的发展中,有时可能是个枷锁。但今天看到曲剧,我发现传统文化变成了养分,在现代剧场里,它长得丰满茂盛。”

为了能为台湾观众带来更为原汁原味的“京味儿”戏剧,北京曲剧团还请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当时就很有名、在1989年版《雷雨》中出演周朴园的顾威担任《龙须沟》的复排导演,顾威后来也在1997年随北京曲剧团赴台,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戏中配演一个亲王。

面对“京味儿”浓郁的曲剧,如我所料,台湾观众完全没有“观看障碍”,台北中正文化中心每场都座无虚席。许多台湾观众第一次认识了老舍这位文学大师。台湾观众对曲剧的热络反馈和热爱度,也让我很欣慰。记得在2000年末,老舍的作品终于在台“解禁”,2001年1月初,北京曲剧团在台北中正文化中心连续一周演出了老舍的《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三部作品。

《龙须沟》演出那天,当剧场字幕打出“龙须沟”三个字时,时任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的申学庸在现场热泪滚落,“我们这么多年努力在做的事,你今天终于做到了!”她激动地对我说。那边演出,在现场的观众也看得特别激动,自发在现场哼唱起了“解放区的天空是晴朗的天”。在我看来《龙须沟》能在台湾的剧院舞台上演,的确有标志性意义,这部戏真实呈现了解放前后的北京样貌的变化。如果说《茶馆》《四世同堂》还着重展示的是从戊戌变法到抗战前后旧中国的个体沉浮故事,那《龙须沟》则着重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带给大陆百姓的生活境况和个体命运的变化,让台湾观众通过生动的舞台场景呈现,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具象化的北平。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我”命运变化,经历不同时代带给一个社会的风云变迁,也是最能打动台湾观众的点。

张钧凯

却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视野与脉络。在政客的民粹操弄之下,纪念“二·二八”非但不是他们口中“和解共生”的起点,反而成为撕裂台湾、撕裂两岸的起点,令人痛心疾首。

回到历史的真相之中,可以看到台湾曾经沦落殖民统治50年所产生的隔阂,反而是当时两岸“有识之士”积极修复心灵和思想距离的动力。前面提到的那本《文化交流》杂志,便是本省进步作家杨远志和省外记者王思翔合编,目的在于促进省内外文化界的交流与合作,“耳氏”(陈庭诗)在第一辑还画了另一幅名为《交流乎?绝流乎?》的漫画,特别以文字强调:“咱们都是苦难的中国人!”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更能看到省内外人士的相互保护、相互声援。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当时新竹中学学生回忆与大陆籍校长辛志平之间相互的扶持。当时正在台湾公演话剧的欧阳予倩,见到群众发起示威,他随即加入群众之中并以日语发表演说:“国民党贪污劣吏欺压你们,你们就起来同他们斗争是正义的,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官污吏,是来演戏的,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们的斗争。”著名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是出生于重庆的黄荣灿创作于1947年,让当时的大陆民众充分感受到“二·二八”之后台湾人民的真实处境。出生于广东的木刻家荒烟,1948年完成纪念阅一多的版画《一个人倒下,千万人站起来!》,其创作动机正是受到前一年“二·二八”事件的鼓舞。

此外,无论当时台湾“中国民主联盟”发表的其中一份《告台湾同胞书》,又或者是在大陆的台湾人团体台湾省旅平同乡会与天津市台湾同乡会联合发表《“二·二八”周年志》等,其诉求和呼吁无不能看到他们把台湾问题纳入中国问题的视野之中来思考。相应于此,包括李济深、郭沫若与全国学联等民主派人士或团体,也纷纷发表文章,不仅声援台湾人民的运动,也鼓励两岸人民携手合作,反对独裁政府、争取民主和平。

# 让“二·二八”成为两岸心灵契合的历史起点

2017年“二·二八”事件70周年时,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在岛内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当时构思如何设计一个能带给社会反思历史与两岸关系的小物,我们想到做一个帆布手提袋,用心选了这两幅作品。

手提袋的正面,是一幅非常形象的漫画,发表于1947年的《文化交流》杂志。作者是笔名为“耳氏”的台湾著名美学家陈庭诗。漫画中,



1947年《文化交流》杂志刊发的台湾著名美学家陈庭诗的漫画作品。

可以看到一个穿着开裆裤、名叫“台湾”的小孩,热切地向“祖国”母亲张开双臂,期待“母亲”的拥抱。手提袋的背面,选用的是香港《华商报》在1948年10月25日刊载的李济深先生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题字:“民主自由,举国要求;不分畛域,共同奋斗”。

这两幅作品一件是在“二·二八”之前,另一件是在“二·二八”之后,颇为意象地结合当时台湾和大陆“有识之士”的心境与集体氛围。台湾甫一脱离日本殖民统治,既有新生的喜悦,又有近乡的情怯,还未来得及整理好内心的涌动,随即面对的是一个来自大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战时政权”,在爱国与理想交织出的热情推动下,台湾人民很快地也加入到了全中国范围风起云涌的反内战民主运动浪潮之中。“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后果,既有台湾自身的特殊性,更有中国近代历史的共性,是在中国“转折年代”爱国民主运动的一页和延长线。

近五六年,我经常拿着这个手提袋出门,岛内看到的人多半“无感”,或者觉得“突兀”,认为这与台湾的“二·二八”主流叙事相距太远。然而,这恰恰是我们数十年来在台湾岛内所面对的真实处境。“二·二八”事件的话题,在岛内从禁忌走向开放,是伴随着所谓的“民主化”进程,故而很快地就依循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嫁接进蓝绿的话语体系之中。一派主张“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外省人迫害本省人”,另一派为了反制则主张是“本省人迫害外省人”,今年台湾的“二·二八”纪念日,由于去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后的蓝绿政治版图重组,更令两派的对立喧嚣益发尖锐。

平心而论,这两种岛内分庭抗礼的“二·二八”史观,在本质上有着相似性,相互仇恨、相互追杀,深层次地反映了“台独”与“偏安”殊途同归,在理解和看待“二·二八”时,几乎都抛